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五目錄

公主

公主追諡

同邑尙主

公主中使司

儀賓牙牌

公主封號同名

駙馬再選

公主廢胄子

公主下殤特恩

駙馬受制

公主廢敘之濫

勳戚

劉基

李善長

劉璟鐵簡

左右參內外黃

萬通妒死

懼內

武定侯進公

郭勳冒功

大臣恣橫

咸寧侯

忠誠伯

陸炳扈駕功

世官

定襄王

補廕

嗣封新建伯

魏公徐鵬舉

爵主兵主

服色之僭

永樂間後官父恩澤

外戚封爵同邑

孝穆后外家

沈祿

曹祖

中官外家恩澤

戚畹不學

戚里肩輿之濫

野獲編卷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公主

公主追諡

本朝公主薨逝例無諡號惟仁宗登極追封第四女爲
德安公主諡曰悼簡以爲創見而太祖已先有之矣洪
武元年太祖登極皇姊嫁李貞者先薨冊爲隴西公主
貞爲駙馬都尉尋封恩親侯諡公主爲孝親公主其喪
禮還葬於先隴後貞封曹公始改隴西爲曹國長公主
云至嘉靖間武定侯郭勳以上寵異遂請追諡其遠祖

郭鎮所尙永嘉公主曰貞懿則太祖第十二女也事隔九朝歷年幾二百無故追崇於是爲不經矣公主得諡始自唐德宗朝唐安公主賜諡莊穆前此未之有也

同邑尙主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下嫁安陽人李堅建文初以駙馬封灤城侯北征陣亡太宗第二女永平公主下嫁安陽人李讓先以儀賓掌北平布政司印永樂初以駙馬封富陽侯贈景國公諡恭敏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安陽人周景景父暉爲山西參議在任公主將出降上命同妻宋氏乘傳入京行見舅姑禮尋加暉鴻臚寺卿

景拜駙馬後其兄卽舉鄉試第一子賢又繼登鄉榜河
北傳爲盛事英宗第五女廣德公主下嫁駙馬樊凱亦
安陽人也與景同邑公主又親姊妹慕景風流傾心與
爲友同以能詩稱凱有康濟心其論處私閣及團營軍
俱擘畫詳當爲世所稱曾以忤劉瑾知名四人者皆河
北僧父竝產下邑俱爲三朝禁鬱周樊又竝尙帝姬稱
僚壻尤屬盛事二李在先朝俱進爵通侯各領文武重
寄一以忠義殉國一以功名顯重俱非尋常粉侯可比
蓋鄴下靈秀所鍾也李讓誌中又云舒城人想靖難後
所寄籍○駙馬封侯者自李讓李堅外高帝朝恩親侯

李貞太宗朝永春侯王寧廣平侯袁容世宗朝京山侯
崔元追封者英宗朝鉅鹿侯井濟

公主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
三主府造中使司印按古惟皇后有官屬爲大長秋後
世不復設唐高宗始令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
金城諸公主竝得開府置官屬其僚有邑司有令有丞
時袁楚客上書宰相魏元忠責其不能救正我高皇聖
主何以設此官後亦不知何時廢罷但中使司有正副
亦闈官領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如唐家以士人充僚佐

其制自不同

儀賓牙牌

各王府親王位下儀賓亞駙馬一等秩從二品惟洪武末年皇孫女儀賓在都下者其後分封選拜例居外藩雖云尙主無得繫牙牌如京官例惟景皇帝女固安郡主以成化六年下嫁王憲禮部特請憲係廊府儀賓乞給牙牌上從之命班行列都督僉事之下蓋以從三品居正二品之次也此後遣祀分祭憲亦供事如諸戚臣實爲創見宏治四年固安公主卒上命喪禮一視嘉祥長公主嘉祥爲憲宗親女時固安母汪氏尙稱廊王妃

其女乃得異禮如此上恩厚矣因思懿文太子三女長
爲江都公主下嫁駙馬耿璿文皇降爲郡主儀賓皆以
罪死次女宣城郡主文皇命錦衣百戶于禮爲儀賓尙
之惟第三女年三歲以建文庚辰年生未有名封直至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始卒於高牆年已八十六歲當時
臣下無能推廣聖澤使其終無匹偶以及其恩遇曾不
及固安之百一真足令人灑泣○儀賓二品者階爲中
奉大夫本文職也而夷之右列督僉之下是猶宣慰使
有功得陞左右參政亦有陞都指揮僉事者然彼土酋
而此乃貴婿其後婚請開儀賓周鉞等用王憲例

公主封號同名

本朝分封親藩如兩吳兩漢兩趙兩榮之屬當時或出
聖意親定臣下不敢駁正至於郡王之封亦間相同此
則儀曹疏略且歷年已二百餘一時或難徧稽猶可誘
也至於帝女冊封則累朝公主能有幾人如英宗第二
女嘉善公主下嫁靖遠伯王驥孫王增事在成化二年
世宗朝以第四皇女降駙馬許崇誠亦封嘉善公主時
相距僅隔三朝何以漫不稽考其時嚴分宜當國頗以
博雅自負何冬烘至此豈黷貨方殷無暇分心耶○嘉
善兩公主後又有穆宗生母孝恪后弟杜繼宗封慶都

伯此仁宗第二女封公主號最後則今上嫡母仁聖太后父陳萬言封固安伯亦景帝女初封公主號後降爲郡主者此皆帝姬湯沐邑豈臣子所宜蒙襲時與固安同封者爲上生母慈聖后父武清伯李偉此石亨舊封後以凶終尤非吉祥前則徐文貞當國後則張江陵當國兩公明習典故豈分宜可比而舛錯乃爾況受遺以來討論已非一朝耶

駙馬再選

宏治八年內官監太監李廣受富民袁相重賄選爲駙馬尙德清公主婚期有日矣爲科道官發其事得旨斥

相命別選詰責太監蕭敬等選婚不謹致有人言而廣置不問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將下降禮部選婚時永清衛軍餘陳釗名在第三上親定爲駙馬矣聽選官余德敏奏釗父本勇士家世惡疾母又再醮庶妾不可尙主禮部郎中李浙奏德敏妄言請逮治罪上不許命斥釗再選并奪侍郎劉龍俸別選得謝詔上以公主爲獻皇親女命詔成婚二十日後令師教習經書以禮部儀制司主事金克厚爲之師駙馬教習用春曹自此始至萬歷十年上因胞妹永寧公主將下嫁選京師富室子梁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璫馮保納其數

萬之賂首揆江陵公力持之慈聖太后亦爲所惑未幾
合衾鼻血雙下沾溼袍袂幾不成禮宮監尙稱喜以爲
擗紅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發居數年而歿竟不識
人間房帟事使當時能如兩朝別謀佳耦未必致命帝
姬抑鬱早世馮保滔天之罪十倍李廣矣○謝詔選後
京師人有十好笑之謠其間嘲張桂驟貴暴橫者居多
其末則云十好笑駙馬換箇現世報蓋謝禿少髮幾不
能縮髻故有此譏然詔直至嘉靖末年卒富貴者四十
年

公主廢冑子

勳戚大臣有勞績或特恩得別廕子然必授右列無廕
肖子者嘉靖十二年永嘉大長公主元孫郭勅武定侯
勳弟也援累朝公主例請廕入監禮臣言公主子孫本
無入監事例因汝陽大長公主庶孫謝玢乞恩允之遂
沿以爲例實非定典得旨不許是時郭勳之寵震世無
兩值夏貴溪爲禮部與勳深仇故力阻之然世宗謹守
祖制不爲權倖假借亦前代未有也今勳戚陳乞者無
不賜允又近日恩詔中一款凡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
俱送監讀書遂使白丁執袴濫竽世胄布列清曹出守
壯郡當軸者能辭責乎○嘉靖癸丑甲寅間有署中書

科事大理寺副于麟者故奉聖夫人劉氏子也以乳母
恩得此蓋用天順間翊聖夫人成化間恭聖夫人二子
例然與靳公主恩霄壤矣又同時掌太常寺禮部右侍
郎徐可成以考績乞恩上命廢其徒咎義金爲大常寺
典簿以黃冠而延賞正七品且及異姓真爲創見若同
時真人陶仲文廕子爲尙寶丞雖以雜流膺首揆恩然
猶其血允也蓋守法於初政而濫恩於末年不特聖主
倦勤而揆地之執奏亦久廢矣

公主下殤特恩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初六日皇第四女生母爲雍妃

陳氏上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告景神殿命名曰瑞燦并命先所舉第三女曰祿禎以示宗人府登玉牒故事皇子以百日皇女以彌月命名今先誕者愆期至繼有所出始補行則愛念不同也至二十三年第四女薨追封歸善公主喪禮依太康公主故事太康爲孝宗女其母卽昭聖太后其殤也喪葬諸禮俱依蔚悼王按太康係正嫡所生且其時孝廟獨厚中官僅有一女當時下殤未封上埒親王僭踰已極但禮部尙書爲徐瓊其妻與建昌侯張延齡爲姊妹因以傳陞宗伯其不敢執奏宜也若世宗朝則石首張文簡爲禮卿亦唯諾恐後何耶

雖禮樂自天子出而春曹所司何事此時容悅具臣自
隳職掌者多矣其如典制何此等事雖若無傷而關係
主德不淺未可以本朝德安永嘉二主藉口文過也

駙馬受制

公主下降例遣老官人掌閤中事名管家婆無論蔑視
駙馬如奴隸卽貴主舉動每爲所制選尙以後出居十
王府必捐數萬金徧賂內外始得講伉儷之好今上同
產妹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者竟以索鏹不足駙馬鬱
死公主居發猶然處子也頃壬子之秋今上愛女壽陽
公主爲鄭貴妃所出者選再興讓尙之相歡已久偶月

夕公主宣駙馬入而管家嬖名梁盈女者方與所稱宦官趙進朝酣飲不及稟白盈女大怒乘醉扶冉無算驅之令出以公主勸解并詈及之公主悲忿不欲生次辰奔訴於母妃不知盈女已先入膚想增飾諸穢語母妃怒甚拒不許謁冉君具疏入朝則昨夕酣飲宦官已結其黨數十人羣粹冉於內廷衣冠破壞血肉狼籍狂走出長安門其儀從輿馬又先筆散冉蓬跣歸府第正欲再草疏嚴旨已下詰責甚厲褫其蟒玉送國學省愆三月不獲再奏公主亦含忍獨還彼梁盈女者僅取回另差而已內官之羣毆駙馬者不問也

公主廢敘之濫

祖宗典制公主無文廢自後間以陳乞得之然非例也
嘉靖十二年武定侯郭勳之族弟郭勳者其高祖爲駙
馬郭鎮援往年汝陽等公主例以請上已允之時禮卿
爲夏言執稱事例所無乃汝陽創始非故事宜禁上然
其言遂罷勳廢且永著爲令今萬歷壬寅三月以冊立
皇太子恩詔內許公主廢子送監讀書時首被恩命者
四人曰謝懋功則興獻帝第四女永淳大長公主之孫
曰楊天佐則英宗第四女崇德大長公主之曾孫曰周
居經則英宗長女重慶大長公主之元孫固巳年遠服

絕矣至郭夢兆者爲武定侯郭英苗裔而太祖第十二女永嘉貞懿大長公主之七世孫也按永嘉主之薨在建文元年己卯至是已二百餘年歷聖主已十二朝卽去夏貫溪執奏之時亦且七十年矣當時已禁其祖今日反許其孫於事理甚悖時沈四明獨當國馮琢庵爲禮卿豈其識不逮貫溪耶昔王介甫因宗室輩有不看祖宗面上之言乃云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此真不易之論○公主廢子自世宗嚴禁後至今上升儲華亭草詔直云公主裔孫有志者送監讀書侍門一啓至四明而極矣

勳戚

劉基

高皇帝之於劉青田也稱之爲老先生比之子房至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詔中有云彭蠡之戰砲聲轟裂猶天雷之臨首雖鬼神亦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四爾亦在舟中同患難也今年夏鏡妝失脂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著鞭一來朕心悅矣等語述往日艱虞之苦及近日鰥居之戚真如家人父子至封誠意伯制云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其贊譽極矣至四年後以宏文館

學士告歸則宰相得請也未幾以請設本鄉淡洋巡司
事爲胡惟庸所譖謂劉欲以淡洋爲墓因再入京師不
敢復歸居久之遂爲惟庸所毒胸有卷石二物上始遣
歸其敕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爾劉基千里兼程謁朕用征四方爾亦助焉是用加以
顯爵敕歸老桑梓以盡天命何期禍生於有隙致是不
安若明以憲章則輕恕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
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亦國之憲也若愚蠢之
徒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可
謂不潔其名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

日侵朕甚憫之禽鳥生於叢木翎乾颺去戀巢復顧禽鳥如是況人乎今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與此洪武八年三月詔也抵家甫一月而卒矣是年正月胡惟庸以醫來視疾其進毒卽此時而上之賜收明數其罪則劉晚年留京其危可知且比之禽鳥颺去則入胡之譖已深卽胡之肆酷於劉上雖聞之亦未必怒也雲龍會合千古稀覯而不克終如此君臣之際難矣哉今劉行狀出同鄉黃伯生手其仲子璟所乞更不載奪祿賜赦諸事蓋諱之也○基歿後十五年爲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上命

基孫廌襲爵其制略曰爾劉廌祖父誠意伯劉基括蒼之士居勅敵之陲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馳來附朕歷數有在議戡定之機其爲人正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紊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初授伯爵終身固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非謀逆其餘雜犯死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德按是年五月韓公李善長以罪自殺而後下此詔則當時讒基者不止胡惟庸一人韓公與胡善當亦與焉故至此時上始大悟昭雪青田以流爵而得世封且加祿免死基亦

可無憾於地下矣後子又不得襲至憲宗朝始授五
經博士孝宗改處州衛指揮使武宗朝追贈基太師諡
文成世宗嘉靖八年紹封功臣以薦之後瑜嗣爵加祿
爲七百石至今不絕

李善長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之死不特後世冤之卽解縉代虞
部郎中王國用疏爲善長理枉其言不啻辨矣然觀洪
武二十六年之詔有曰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
尊居兩間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
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

謀洩捉拏族誅已萬五千人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拏
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拏及未犯者不分胡黨藍黨
一概赦宥之是時李死已三年若祇以天變塞咎上必
不引藍玉爲對且云伏誅又似非自裁明矣況青田之
死已荷昭雪與以世爵而李竟泯泯其長子祺爲駙馬
都尉并所尙皇長女臨安公主俱已先歿亦不蒙一卹
何也則韓公之禍似未必甚冤

劉璟鐵簡

谷府長史劉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洪武中拜閩
門使賜第及馬與衣帶又賜以鐵簡上鑄金爲除奸楮

倭西字命之以擊百官不法者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
璟當殿以簡擊其項其事甚奇弇州考誤中斷以爲妄
謂劉邑人陳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會之余亦謂然
今焦弱侯乃謂誠意家實有此簡曾出以示焦則陳言
似不誣矣高皇帝威嚴不測或以乃父佐命元功寄鷹
鷂之任於其子理亦有之且弇州又謂長史一小府佐
無提調六府之理是不知國初藩相本正二品官非小
也且璟遇文皇卽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親王逮至京
入見但稱殿下又云殿下百世難逃一箇字因縊死獄
中其人忠勁如此高皇帝卽以鐵簡畀之亦不爲過

左右券內外黃

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詞底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質如綠玉不類凡鐵其字皆用金填券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爵收貯一付藏內府印綬監備照所謂免死者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後卽革爵革祿不許仍故封蓋但貸其命耳此卽問之世爵諸公其言皆如此至於世職則自指揮使以下皆屬兵部武選司選官俱以黃爲據黃分內外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注寫功陞世次會同尙寶監尙寶司兵科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

送內庫銅置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許赴內
府查外黃如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再查內黃蓋事
之重而防之密如此凡軍職非失機重情及大逆不道
罪止及身子孫仍許襲承然必身首異處者方揭黃停
襲以故軍職有願答死絞死得免斬刑尙肯出重賂者
以此

萬通妒死

成化中錦衣都指揮萬通者戚畹萬貴之次子貴妃之
弟也兄進弟喜俱藉勢無賴而通尤橫京師無貴賤俱
呼爲萬二其父謹飭畏禍屢戒之不悛父死愈恣有徐

達者妻美豔通悅之收爲家人納其妻令達持厚貨往淮上中鹽遇通抱病而達適從兩淮歸與故妻語通在牀蓐聞其私相昵也忿詬不堪哽咽而死上命有司給賻賜祭葬比故事加等而徐達者挾通所假多金不匝月卽拜錦衣正千戶與都指揮使萬喜指揮使萬進同拜命未幾達又進指揮現任管事而萬氏兄弟僅帶俸云踰年命達世襲其官萬氏伯仲雖又進秩仍爲冗官○萬通次子從善二歲拜錦衣衛指揮使萬通養子名牛兒者甫四歲亦得爲錦衣指揮僉事其後陞轉凡章疏及聖旨俱仍牛兒名不改亦可哂

權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
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
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褻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
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爲千古笑端唐末朱溫李
克用皆一時劇盜會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卽中道而
返一敬其妻劉至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
攝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
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諾恐
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二色至如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寧夏帥

蕭都督

如薰

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又

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

無疆

爲婦陸氏所妬

至刑厥夫爲閩人蒲州楊太史

元祥

與婦羅氏爭言遂

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

家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尙書至兼掌吏

部兼官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在平伯諡榮

襄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十六年其人好色多

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

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
此翰林真無忝清華卽吳中一誥何嘗以一廉字許之
中慙笑而已益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
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爲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
澤者附記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寅庶
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
卽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人內良久陳
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陳工
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
糟糠有年甫登第卽買一妾此等狎漢便餓死不可與

據批故并彙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
嬪愛妾生子遂憎之至殺之而後已也

武定侯進公

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
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
外臣者初勳以附會張永嘉議大禮因相倚互爲援驟
得上寵謀進爵上公乃出奇計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
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
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
所射合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且謂此相傳

舊本上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會勳入直撰青
詞大得上眷幾出陸武惠仇咸寧之上遂用工程功峻
拜太師後又加翊國公世襲則偽造紀傳與有力焉此
通俗書今傳播於世後郭特恩驕橫與夏貴溪爭權削
爵論斬妻子給功臣爲奴次年瘐死獄中上終憐之命
其子紹侯然受禍亦烈矣至夏貴溪之排陷特天所假
手耳○自郭勳外則有天順間武清侯石亨之晉忠國
成化間撫寧侯朱永之晉保國嘉靖初壽寧侯張鶴齡
之晉昌國皆以恩倖得之而忠昌皆不終保公亦不世
若近年臨淮侯應襲李宗城求充日本封使冀事成復

曹公故爵旣而逃歸論死幾并侯失之尤爲天下媿笑
郭勳冒功

太祖混一規模成於鄱陽之戰今世謂戰酣時郭英射
死僞漢主陳友諒以此我師大捷審果爾卽後來之配
食太祖亦不爲忝然而其時射者自是鞏昌侯郭子興
非英也與英同姓故郭勳遂冒竊其功今俗說英烈傳
一書皆勳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設謀則久矣當
武宗朝勳撰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諒一事於卷中矣
三家者中山王黔寧王及其高祖追封營國公英也序
文出楊文襄一清筆其配廟妄想已非一日嘉靖初大

禮議起勳乘機邁會奮袂而起竊附張璠得伸夙志亦小人之魁傑也子興之得封在洪武三年係開國功在英封武定之前十餘年及贈陝國公諡宣武襲爵至孫以無嗣國除子興旣與滁陽王同名其絕祀亦同

大臣恣橫

嘉靖間太師翊國公郭勳憑上異寵至於武會試亦超大司馬而上之司馬不從勳引團營坐次力爭上切責如其議至後來上眷已衰會命與文大帥會派役卒久不領敕爲言官所論乃辨云何必更勞賜敕上始大怒至論斬時害勳寵者夏桂洲也夏以一品六年考滿奏

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事繼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已得封旋歿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爲夏所嬖畏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庶於兩官慶賀中官親蠶供事爲便上特允之其橫與郭無異也郭之後又有太保兼少傅掌錦衣陸炳以舉進士恩榮宴時陸爲廷試巡綽官乞與宴詔許之班尙書列中又故事錦衣官侍朝俱烏帽吉服以便擊人炳自製朝服立於本班之首前乎此後乎此未有也未幾歿於位炳初助嚴陷夏晚途失歡或云爲嚴氏所酖嚴介溪仗子世蕃爲心膂會歐陽夫人逝上疏留其子侍養不必奔喪上亦允之太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三
五
缺出部推歐陽必進上不許嚴密進謁謂必進實臣至
親欲見其柄用以慰老境上又允之此文武四公者怙
權專恣視英主如嬰兒且相傾相陷不戒前車先後一
轍未幾郭煥死獄中夏誅死西市陸身後削奪籍沒嚴
身譴子誅俱爲天下所快至若咸寧侯仇鸞之橫斷棺
戮尸妻子論斬又入逆臣中其罪更彌天矣寵遇戮辱
聚於一時可畏哉

咸寧侯

咸寧侯仇鸞小字長生故江都人祖鉞以偏裨事楊文
襄一清能先期平安化王寘鑄封咸寧伯尋以平河南

寇晉封侯鸞父茂病廢鸞裝其祖爵出鎮甘肅大同既
附分宜傾貴溪陷之極典得上異眷佩平虜大將軍印
驟貴而驕狎視分宜父子分宜已恨之又忤緹帥陸武
惠因奪其大將印鸞先病亟至是悸死死之三日其家
人通虜事發上震怒追斲鸞棺剖尸妻子俱斬其妻故
洪襄惠鍾女洪亦正德間名臣也鉞從行伍起乘時討
叛不爲無功幸開茅土國家酬之已不薄嗣孫汰恣兇
忍遂赤其族洪氏無辜伏法則向來逆臣家屬俱未至
此哀哉○鸞在孕時其母夢一胡兒拜牀下卽起自屠
割身首異處醒而鸞生兆果不爽○鸞以庚戌年請楊

恪愍

守謙

死西市爲八月二十六日至壬子鸞死三日

謀叛事發剗尸傳示九邊亦八月廿六日恰二年人謂天道焉○嘉靖間夏桂洲與郭武定相仇因陷之極典郭瘐死獄中年六十八未幾夏相爲分宜所陷死西市年亦六十八

忠誠伯

太保兼少傅右都督陸炳號東湖故浙之平湖人父松以興邸護衛起家官至都指揮使掌錦衣衛炳嗣職從世宗幸承天府塗次行殿失火炳從煙燄中負上出從此寵冠一時至以公兼孤領緹騎古未有也初事分宜

父子既而以其武舉座師吏部尙書李默被誣事與外
宜失權默爲趙文華所訐致死因持炳陰事并欲陷之
賴嚴世蕃爲力解而免炳因并銜嚴氏遂結徐華亭爲
婚姻又與仇鸞爭寵潛同華亭陰誦其異謀以致族滅
分宜愈恨以上深眷不敢顯攻之一日飲於少保楊博
所醉歸暴卒人謂博持其奸狀席間示意將奏之因而
仰藥或云楊與世蕃謀進以酖卮莫能明也上震悼贈
忠誠伯諡武惠恩禮始終視武定咸寧二弁不啻天淵
後穆宗登極言官追論其橫惡盡奪爵諡革其世職以
至籍產則高新鄭秉國以炳與徐華亭結姻將并沒其

家賴張江陵爲百方調劑罪止及陸氏至萬歷間子孫
奏辨復其故官還錦衣百戶一世職然炳才智實高人
數等至今有惜之者

陸炳扈駕功

世傳太傅陸武惠炳得異寵於世宗至以三公兼三孤

歿贈伯賜諡蓋上幸承天時行宮遭火炳負上出煙燄

中以此受眷知而弇州力辨以爲無之今觀世廟實錄
備載此事且只云炳一人負上出安得謂之無豈弇州

未嘗寓目世宗實錄耶抑憎其人因沒其功也至成國

公朱公靖希忠墓碑亦載此事云公與陸公炳同負上

以出此江陵公筆可見兩人又同立大勳矣然朱之衛
上他無可考惟見此碑云按上遇火在衛輝府時宿衛
大臣遲遲未至獨炳最先挾上升輿此又湖廣通志所
紀也陸東湖爲緹帥諸諫官下詔獄者爲周全存活者
甚衆而朱葵亭亦愛樂士大夫延禮加等皆近代貫幸
所罕睹○近日王對南相公爲太監張宏墓志云宏掖
上出行官火中則同功者三人矣

世官

西北士大夫以職功得世開五等者有咸寧靖遠之屬
若吳中則惟武功伯徐元玉然不得終其身吾浙東則

有誠意新建二家俱世襲劉開國元功自宜百世然傳
至裔孫世延以悅戾好訐今上初年已逐回原籍青田
受鋼後始得釋回南京耳王氏封而旋奪至隆慶初始
復故爵其子正億得襲正億子承勳繼之今總漕淮陰
其人亦略知文藝性甚和易然染勳貴餘習自聲色游
畋之外別無雅嗜且嬖妾爲政久而不堪其凌至訟言
於朝繫之獄復竄去胄子又未立將來大有可慮伯安
先生遺澤恐不能五世矣至若金吾之秩又大遜邑封
不過仗士列校之長耳子幼時識緹帥徐蘭泉 有慶 故
華亭相公長曾孫而太常寅陽 元春 冢嫡也衣裝舉動

全如紈袴子無別時文貞公下世甫三數年耳以故申
吳門相公力辭武廕每謂人曰我本書生起家身後子
孫通塞不可知第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奈何變衣巾
爲兜鍪占籍行伍親死不喪世世作健兒乎真遠識之
言○閣臣預邊功自正德初年後不經見嘉靖間惟夏
貴溪暴貴自擬世襲錦衣夏旣伏法且無後翟諸城亦
如之則自以故相行九邊得之者體例稍殊直至嚴分
宜而諸孫始現任金吾及世蕃誅盡削去若楊新都與
毛蔣諸相翊戴世宗人紹初廕世伯爵今降爲指揮四
品又非可同日語者華亭武廕益與分宜同事不能獨

異然當其在相位時已與陸武惠劉太保二纒帥締兒
女姻一在荆之景陵一在黃之麻城後陸敗被籍高新
鄭欲以法并籍文貞賴江陵而解麻城之壻後亦以嫁
中產不明與妻姪輩爭構不休蓋文貞學問稍雜權術
初欲收二弁以爲用不虞後之貽害也若張江陵之甫
廕旋革又不足言矣○吾郡城亦有二錦衣一則項襄
毅之後其平滿四定流賊功甚大僅得一百戶然以裔
孫爲吳太宰壻始改外衛爲錦衣今又傳三世矣後則
趙少保文華爲項氏贅壻亦居禾郡其次子怡思以少
保平倭功廕錦衣世襲正千戶理南鎮撫司奉使歸驕

蹇白忝撫按監司候謁俱不以時見或至不答拜未幾少保敗旋歿卽坐侵餉追贓時宦浙諸公尙俱在事捕怡思拷掠楚毒備至繫獄幾三十年贓猶未及數直至萬歷十年大需始得釋放從戎其人久居京師對人不能笑音在家庭亦作燕市語可見功爵延世亦非甚幸事也

定襄王

靖難功臣英國張成國朱俱三世贈王爲極盛朱氏最後則定襄王希忠以封在故相張居正時言官交攻歸罪權臣遂并定興王張懋奪之以故相曾引懋例封希

忠也然希忠微有勞可錄若其祖平陰王勇者陷英宗蒙塵罪真當奪而言路顧不之及也又如成化中宣平王朱永始由撫寧伯得侯又從侯晉保國公歿而賁真王叨上諡其人不過下附汪直上欺憲宗冒功濫賞其罪視王越有加乃至今無人議削何以服希忠及懋地下耶

補廕

開國元勳如李韓公傅頴公俱以嫌死不及嗣爵嘉靖間繼絕世亦無敢議及者近代王弇州始昌言當續故封自是公論然二公後俱微甚無可徵考而頴公之後

遂有杭州市棍名傅時者冒稱友德後人幾欲承襲會

事敗而止蓋湯鄧常李諸將尙有裔孫爲錦衣易於稽

核二公在國初已夷於輿隸矣近年朱侍御

鳳翔

疏請

改于忠愍

謙

之廕爲錦衣胡襄愍

宗憲

宜與外衛指揮

時東明石司馬

星

在事覆准得旨允行胡之功過相當

卽得一勇爵非過若干忠愍本無後其子名晃者官至

應天府尹已立姪爲嗣然富弼司馬光在宋亦無子亦

何害其不朽若秦檜以妻姪爲嗣改王氏爲秦則并非

秦宗矣今杭人諱言檜後我正以爲不必諱也○朱疏

又云尙有冒功當革者二人爲故尙書凌雲翼廕錦衣

世千戶故少卿史際廕錦衣世百戶石司馬覆疏時凌
子元超史子繼書俱歷官指揮使僉事錦衣大堂雖已
罷任俱在輦下乃依違其詞云俟二臣身終之日再議
其後繼書子仍得世襲而凌氏以貧至今未襲也凌洋
山羅劬之功不下殷石汀此廕似不爲濫史雁峯以家
丁拒倭績雖少邈然破家殉國亦足爲倡義者勸徒以
二公俱爲故相江陵客不免翦抑太過要之江陵功豈
可亦終泯耶

嗣封新建伯

新建伯王瑞樓

承勳

文成先生冢孫也爲故大司馬吳

環洲兌婿婚媾多年無所出乃納杭人沙相之女爲妾相故椽吏以宛平典史罷斥因留京師市井梟黠也居久之沙已孕嫡不能容至遣歸家相乃上疏謂吳氏曾親以誥券相授自言身係石女不知人道許代爲正室且已生子當襲爵爲言承勳力辨謂沙實妾且子產於沙氏非真其遺體上下兩疏勘議竟離其妾而還其子於沙氏又十許年而新建爲漕帥則吳夫人歿矣追念沙氏不置復招致淮陰署中寵待有加所生兒已長亦遂留子舍沙復與惡少通體憎其子礙眼以藥酖之人始曉然非王氏種實沙相京師所抱假子矣旣酖子不

遂又醜厥夫其跡彰露新建無計謀之李中丞中丞謬
語之日公爲勳貴重臣非他官比宜聞之朝或謂中丞
知新建橐中富有珍異及古玩不貲借以挾之必飽所
欲新建疏上得旨果卽命淮上撫按會問則事在中丞
掌握間矣其間曖昧不能盡知初發郡邑共讞不能決
乃以淮徐道臣鞫之比拷訊具如承勳所奏乃擬沙極
刑轉詳中丞至黃河中流忽自沈洪波不及正刑撫按
遂具獄上之朝事得粗結然聞沙氏故在人間至今未
死其所斥假子復有子且將來爭茅土蓋新建年將稀
齡尙未有血允也當讞此案時茗上卜養庵

汝梁

爲淮

徐道爲余詳言始末沙氏色寢且已衰獨辨有口卜叱問之曰人間弑夫雖惡極然理亦有之汝何忍自戕其兒沙曰爺爺錯了從來自肉自痛那有此理滿口俱杭州鄉談令人撫掌不能已

魏公徐鵬舉

徐鵬舉者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父奎璧夢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爲權奸所陷今世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及長則父已歿以正德十二年嗣祖爵至今上初元始薨凡享國五十七年爲掌府及南京守備者數任備極榮寵較之武穆

遭際不啻什伯過之然溺愛嬖妾鄭氏冒封夫人因欲立其所生子邦寧而棄長子邦瑞弗立爲言官所聚劾致奪祿革管事追奪鄭氏所得告身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爲守備時值振武營兵變爲亂卒呼爲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槩豈輪迴已久漸失其故吾耶又聞之金陵人云鵬舉治圃於白門郊外見一邱隆起立命夷爲平地左右以形家言力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大塚或諫弗啓又大怒剗之則宋相秦忠獻墓也閱之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真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於江寧鎮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金陵故老

爵主兵主

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爲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鬪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親藩及郡王體例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爲然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爲雅談者每呼正任總兵官爲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爲然副將以下卽貴至橫玉僅呼爲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爲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尊官亦得用

軍法誅之

服色之僭

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其一則勳戚如公侯伯支子勳衛爲散騎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麟服繫金帶頂褐蓋自稱勳府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例爲齊民會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指揮空銜其衣亦如黼黻而衷以四爪象龍尤可駭怪其一爲內官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爲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於王府承奉會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他卽未賜者亦被蟒腰玉

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爲怪也其一爲婦人在外
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
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梳
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
肩輿揭簾露面與閣部公卿交錯於康達前驅既不呵
止大老亦不詰責真天地間大災孽嘉靖間霍南海近
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獨不及此三種何
耶

永樂間後宮父恩澤

永樂七年冊封張氏爲貴妃故河間忠武王

玉

女也封

權氏爲賢妃父永均爲光祿寺卿任氏爲順妃父添年
爲鴻臚寺卿王氏爲昭容父李氏爲昭儀父文命
呂氏爲婕妤好父貴真俱爲光祿寺少卿崔氏爲美人父
得霏爲鴻臚少卿諸嬪御除張氏外惟王氏爲蘇州人
餘五人皆朝鮮人也蓋文皇時尚不拒高麗獻女口而
其父立拜清卿亦非後世戚畹所可望且英國生前爲
靖難功臣第一而其女亦備貴嬪之選豈用西晉胡奮
女例耶卽權賢妃封後卽侍車駕北征次年十二月上
南還至臨城權氏以疾薨賜諡恭獻權厝於嶧縣○後
永樂歿皇太孫選鴻臚序班孫忠之女爲太孫妃反不

開遷官卽孝烈皇后在世宗朝爲貴嬪時其父方銳亦
僅爲錦衣鎮撫至嘉靖十三年孝烈正位中官始陞都
指揮使至十八年隨幸承天始封伯二十一年壬寅孝
烈擁護官人之變始進封侯云

外戚封爵同邑

五等之爵其封號有至再者如忠誠伯前有文臣茹璠
後有武臣陸炳以及惠安順義之屬屢見矣雖於國體
無關然識者已譏當事之不學至此如安平伯則景帝
登極已封故宣廟賢妃吳氏之弟名安者其時賢妃稱
皇太后故安循往例得開茅土至英宗反正太后仍稱

賢妃安辭爵邑上准辭拜錦衣指揮使矣嘉靖十八年世宗孝烈皇后父方銳以左都督進封亦號安平伯猶曰一時失談也廿一年孝烈方以官婢構逆擁衛聖躬受非常寵眷銳亦進侯爵何以仍號安平不改正耶況外戚爵邑有幾吳安爲廢后旣奪之封豈是佳事況廢絕尤上所惡聞猶幸世宗不核故牒得免深求而當事元老貴溪分宜亦鹵莽極矣○按安平侯伯在永樂中直隸懷遠人李遠者以靖難功封侯其子安襲伯爵卽於文皇朝坐法削爵謫戍矣至方銳而三見焉李安與吳安俱不得延世其不祥尤甚何以屢襲其號蓋是時

上方事元閣臣禮卿惟考據諸真靈位業耳其他古今之學槩不暇及也

孝穆后外家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本姓紀氏其後誤以爲李使李氏得冒認追其先爲慶元伯最後內官陸愷者又有云孝穆親兄則已三易姓矣乃成化末年又自一說則穆后之先本江西南昌新建縣丁家道口人其先有穆先者生而重瞳永樂間爲王府官屬罪當族誅乃逃難於廣西苗洞中又三世而生后及長與表妹李氏同日入官因竝報爲李姓其親父聞妃承恩曾來省女中途聞孝

穆已薨自恨病死其弟素不慧幼有於內侍陸愷家故愷自名爲戚晚當時有一御史南昌人丁隆者在朝卽其宗人也稔知本末欲暴其事會隆貶外而止據此則仙源甚遠亦甚明當時訪求何以竟不及此新建丁至今爲大族侍郎以忠大參此呂工部此名皆其裔也

沈祿

沈祿者京師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其妻爲壽寧侯張巒妹敬皇后姑也孝宗登極以椒房恩澤傳陞爲通政司右參議尋進通政再進本司使後爲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尙書飾終之典甚備夫以本衙門幕職卽擢

爲堂官此亦創見之事時博野劉文穆當國何無一言
諫止況三原王端毅爲太宰亦不聞以職掌執奏大不
可解孝宗仁聖於斜封墨敕最爲有節而季年傳陞官
積至七百六十餘員直至武宗登極洛陽劉文靖當國
始革之蓋承成化以來濫授冗員俱以中旨批出遂習
爲故常不以爲怪也若正德中之冒僞又不可勝紀矣
自新都楊文忠廓清之後三朝嗣統此弊遂漸以絕宏
治五年通政司經歷高祿傳陞本司參議吏部尙書王
恕執奏不允至十一年九月又陞本司通政使祿由舉
人亦壽寧侯張鶴齡之妹夫也又宏治十二年湖廣按

察司僉事祝祥因母老乞改京職以便侍養吏部奏請以原官改山東河南中旨改爲尙寶司卿祥由成化十一年進士亦壽寧侯姻戚也當時張氏恃恩恣橫其姻戚奮自科目者尙無恥如此若右列不可勝紀矣○又御史張岐乃昌國公張巒之弟中官親叔也以進士起家亦傳陞僉都御史

曹祖

浙民曹祖有子鼎爲壽寧侯張鶴齡僕正德初劉瑾用事祖上書數鼎罪惡且自言其生兆應天曹祖之語多幻妄瑾怒罪之械還浙正德十年十月又來依鼎鼎不

薦其父祖遂并恨張氏擊登聞鼓訴鶴齡兄弟陰圖不軌上震怒命多官廷鞫又命司禮監東廠訊之禁鶴齡兄弟不許朝參會祖自裁於獄上益疑怒降旨詰責刑部尙書張子麟下原問主事及提牢巡風官於詔獄窮治之覆疏謂祖所奏既無左驗實懼罪服毒時張氏闔門惴恐禍且叵測乃大行金於內昭聖亦百端祈請事稍懈猶罰子麟等俸二張朝參究終罷不許史所記如此按壽寧建昌二侯在武宗朝已不免謀逆之謗其平日橫恣失人心可知何待世宗時始敗且張氏慣以睚眦殺人至嘉靖十二年延齡讞辭中所列殺僧殺婢諸

事俱有實迹因追治正德間原問官罪悉逮下獄株連
縉紳數十人而曹祖之果自盡與否終莫能明也蓋張
氏弟兄生平宜破家殺身事不少特坐以大逆則不服
耳

中官外家恩澤

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卽如玉田伯蔣氏爲上
生母孝慈后家亦僅許其子終身泰和伯陳氏爲世宗
元配孝潔后家其子已不得襲惟孝烈后父安平方氏
以中官擁衛大勳得延一世此特恩非例也至穆宗元
配德平李氏則一世止矣今上嫡母仁聖后父固安陳

氏長子亦僅襲錦衣惟生母慈聖后武清李氏得三世稍異然以上孝通神明不爲過也至中宮父永寧伯王備歿其子棟得襲爲優厚至丁未年而棟卒其母趙氏爲孫乞恩承襲上命棟子明輔襲祖伯爵時署部少宰楊時喬力諫不從上但云後不爲例而已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爲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僅有武清一家三世而今王氏再得之卽孝烈后無敢望焉似此曠典獨厚中宮猶疑上薄於元配是殆不然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偉之長

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筐篚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過吾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許稱耶錢心知其欺矣乃謬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戚里肩輿之濫

武臣貴至上公無得乘轎卽上馬不許用橙杙至近代

惟定成英三公或以屢代郊天或以久居班首問賜肩輿以爲曠典嘉靖末年安平伯方銳以中官父得之其子承裕以直內撰元文亦得賜稍爲出格今上初元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皆甫封卽得然以外祖尊重前代所無特加優禮非過也未幾而永寧伯王偉亦得之亦以中官父也李偉歿而子文全襲爵已屬殊恩襲甫三年爲戊子歲以上閱壽官命之居守暫假得賜竣事復請上遂許乘言官爭之不得自是戚里紛紛陳乞肩輿不勝紀亦不足貴矣○近年文全之子誠銘襲封亦隨例乞轎上初猶拒之後亦竟賜

野獲編

卷五

七

野獲編卷五終